02

津南文史資料選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津南区委员会 编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津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津南区委员会

天津大港光明报刊印刷厂印刷

1994年1月第1版　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6.3125

字数：146.5千字　　印数1～2000册

准印证号：津新出图字（大）第0254号

定价：3.00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津南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　任： 陈翟生

副主任： 顾金才

委　员： 刘景州、梁维民、薛震海、朱振周、于金祥

《津南文史资料选辑》编辑委员会

主　编： 陈翟生

副主编： 于金祥

China

文史资料第八辑目录

纪念周祜昌先生专稿

世间曾有这么一个人——悼亡兄祜昌……周汝昌（1）
老马长途更著鞭……陈翟生（5）
学者·师长·忘年交——悼念周祜昌先生……孙树芳（7）
哭周祜昌……刘景州（13）
诚挚的纪念——回忆周祜昌先生……李之禄（16）
匆匆而去一隐儒——缅怀周祜昌先生……蔡胜利（22）
周祜昌先生印象……李仲义（25）
疏影风流……于金祥（26）

史海钩沉

高庄子慈云寺……李之禄（38）
小站练兵趣闻……李　文（40）
大孙庄惨案……崔　翼（45）
小站土匪"李部队"的兴起与复灭…刘虎臣 刘志兴（48）

人物述林

改革大潮的骄子—陈武成……薛震海（64）
中国籍日本人——徐春芬……胡秉智（78）
闵人小传……（85）
于晋鲤小传……（86）
田连元小传……（90）
我知道的葛沽几位书画家……徐宝树（92）

艺苑春秋	我与土风舞研究……台湾　刘效坡（93）	
	小站与评鼓书……刘景州（98）	
	我和小站京剧……由文发（108）	
	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银达子……陈则树（117）	
	从华北大学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张振铎（121）	
民风民俗	百戏杂陈话津南……孙树芳　孙　赜（130）	
	哲里木采风……于　今（172）	
民族宗教	天主教在津南……李之栋（177）	
	小站的天主教堂和教会学校……李　文（181）	
专载	南郊区工会概况……刘　声（183）	
	活跃在敌腹的一支武装力量——大邱庄村干部武工队…边华英（187）	
	周祜昌先生诗存（四首）……（192）	
回音壁	致读者……编辑部（196）	
	作者来函……王景云（19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世间曾有这么一个人

——悼亡兄祜昌

我写下这个题目，已是心酸目润。我原不忍也不能撰述此文，因为感情上文笔上都不容许我落墨于纸上，词不逮意，更对不起逝者。但故乡政协诸位热情人士，要为祜兄编印纪念文册，使我感激不已，如我不能贡一言，又何以对沽中父老亲厚？是以再三延阁，今始下笔，其不足以副题，更无待多陈了。

我们兄弟五人，祜兄行四，我居最幼。长兄为震昌，字伯安，深造于德文，为外籍师友盛赞，不幸早亡。二兄祚昌，字福民；三兄泽昌，字雨仁；二人皆在津市“学生意”，一为钱庄行，一为木行；此两兄亦俊材，其珠算之精，无不叹服；而浮沉于旧社会，一无建树，识者惜之。二兄寿至九旬，无疾而终。三兄遭“文革”之难，其卒也至为惨痛，余不忍言，盖无辜善良人，一生不知作恶为何事者。先父鉴于祚、泽学徒之无成，采纳至亲（高庄李氏）的劝说，于是祜兄与我，皆得升学（天津市内中学），以求深造。我与祜兄年最接近（相差六龄），故自幼形影不离，心迹最密。——这种不离与最密，不止幼年，而是直贯于后来的数十年寒暑炎凉，曾无少改。

除长兄早逝外，活下来的四兄弟，感情融洽，相亲相敬，大不同于有时常见的同室操戈、反目争吵，是以乡里之间，多有称羡之语；一次，我随雨仁三兄晚间散步于河畔土围墙上，田家坟小学校役名周海福者，过而见之，自叹曰：“看人家兄

弟，从没见（他们之间）红过脸（红过脸，谓怒恼争执也）可是，一般乡亲却很难，想见我与四兄祜昌的这种非同寻常的手足之情，棠棣之切。

我们兄弟二人的骨肉亲情，后来又加上学术的密契。从四十年代后期起，熬到抗战胜利了，我挣扎回到了燕京大学，一段时间内，经济十分困难，是祜昌按月寄钱给我。更重要者，也是他将我引入了研究《红楼梦》这一巨大无比的中华文化课题上来的。

从那以后，我二人来往书信，数量之大，内容之富，大约世上兄弟之间是罕有的！每封信都以研究红学、曹学为主要内容。我把新收获及时告知他，他欢喜无量，除了鼓舞，也有启迪建议。这种特殊的通讯直到他永辞人世，从未中断过。（不幸，这种重要文史资料，动乱中毁失殆尽。

拙著《红楼梦新证》的出版，四十万言的巨著，稿如山积，是祜兄困难中一笔一划工楷抄清的。对于这个事业，我也一度心灰意懒过，想不再作这吃苦而挨批的傻事了，祜兄则不以为然，一力劝我坚持努力，探求真理。1974年受命重整《新证》，也仍然是他到京，做我的左右臂助，功绩辛劳，片言难言。

1954年，我奉中央特调由四川大学回京，从此，我二人又得每年一度相聚。因他后来做业余中学教师，故暑期假日，一必来共研红业。联床夜雨，剪灯清话，总到深宵不知疲倦，不愿就寝。我们同访西山雪芹足迹，同寻敦敏槐园残痕，同入石虎胡同右翼宗学，同绕什刹海恭王旧府，左右四邻……凡古城内外与雪芹相关之地，必有我二人的踪影，而祜兄的痴心笃志，远过于我，往日见我工作忙不得抽身，他便独自出游，重到那些地方，徘徊瞻眺，依依不舍。我们写稿，我们作诗，我们论字，晚上散步，古城墙拆后基址大石土块上共坐，互相讨

论，许多好的见解，都由他启发而愈谈愈获深切。我们走过的胡同里，有老太太看到我们那形影，就说：“你们是弟兄吧？哪儿去找这么老哥儿俩”流露出赞羡之情。

就是这样，他每次来，都“住恋了”，不愿离开。回沽后来信说：在京像在家里，回了家倒像是在客居中……”我读了他这话，十分难过。

而每当他走后，我一个顿时如离群之雁，踽踽凉凉，倍感寂寞，总要赋诗寄给他，满纸的怀念之音。他三五日必有信来，从无间断。有一年，时入寒冬，祜兄来信中提到，近患重感冒咳嗽甚剧。我遥念不释，作诗相慰开头说：“每读子由诗，恻然肝肺动”。（苏子由与其兄东坡感情最笃），“只身念老兄，寒嗽畏风冻”。中言家室之难，力作之苦，幅末勉以梅馨暗动，春光不远。他看了深为感动，回信说：“余阅之，老泪纵横矣！”

我们弟兄，就是这样度过数十年的炎凉寒暑。我想追写过去的种种经历，悲欢离合，患难忧思，那是写一部书也写不尽的。

我们都酷爱文学艺术，书画戏曲音乐民俗工艺……都有深厚的共同秉性，密合无间。祜昌在兄弟五人中，聪敏颖慧稍逊于雁行昆仲，但他的审美鉴赏能力极为高明，远远超越一同侪流辈。他做小职员时，薪水微薄，可是节衣缩食，攒点钱，买的都是些与艺术相联的物事（什）——红楼宫灯，年节悬上，红烛生辉；弦子鼓板，摹拟鼓书、弹唱；法鼓铙钹，过庙过会的用品……以此为无上至乐，艺术生命比物质生活重要得多。

祜昌的为人，也是罕见的，其忠厚老实，世上大约难得同样的，口讷讷不能言，言则时时憨直，惹人误会、不快。但表

里如一，心显于面，赤诚待人，不知人间什么叫坏叫恶。以致有些人把这种善良软弱过分的祜昌视为傻瓜、窝囊、废物。

我们弟兄命途都不怎么太好。但祜兄一生尤为坎坷，他由于主客观的多种原由，所陷入的困境，是外人难以想像的，他承担了极重的考验，没有垮倒。他忍辱含垢、耳闻不忍闻之言辞，身受非常人所能堪的对待，他一古脑儿吞咽在肚里……。

这是一位最让人倍觉可悯、可疼而更可敬的少与伦比的好人。

他为寻求真理，不惜牺牲自己仅有的那一点可惜的条件，耗尽了所有的力量，他的后半生，可说就是为了《石头记会真》一书而奋斗到底的。这是一部颇为求真的巨大工程，其艰苦实难以我拙笔表述。只说一手抄写之工，已愈千万字，这是一个常人万难荷担的沉重担子，而他竟以那达八旬之弱躯，一力完成了这个崇伟的巨业！

现在他这部《会真》正在我面前，只为了付梓前最后一道工序，我与女儿由所感觉的这点儿加工的艰巨，才更深体会祜老一人在清贫孤室中，完成这个巨业是如何地难以想像。

祜老尽了他一生的心血与精力。他溘然长逝了。我至今不大能相信：这个与我不能分离的人，怎么就没有了？他分明在沽中活着——我上次还看见他……

但是，祜昌的信札，再也来不到我的书案了。我还在盼着……。

他对我这弟弟的深情厚望，那更非笔墨能宣，他把所有的理想、愿望、慰籍，欢喜……都寄托在我身上。

愿我们二人，如有来生，仍为兄弟。

癸酉十月初二、初三日

弱弟汝昌敬书于燕京东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

老马长途更著鞭

——悼念周祜昌先生

陈翟生

周祜昌老先生是我区政协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从我区政协筹办伊始，即同祜老交往，倏忽已十年了。十年来与祜老合作共事，共同参政议政，探讨我区人文历史、相知甚深。总觉得祜老年事虽高，但心境平和，精神矍铄。九三年春节我去拜年时，还同我们促膝谈心，因此在得悉祜老逝世的噩耗时，先是感到极大的惊撼，继而是戚然神伤了。

津南区政协成立于1984年，第一届政协，祜老即被选为政协委员，参加社会活动，当时曾亲书一条幅相赠，上写：

“献岁开元喜报传，津沽盛业益尊贤。
春风已拂郊原遍，老马长途更著鞭。
一九八四年八月周祜昌

祜老书法的清秀，洒脱，姑置不论，就诗的内容来看，祜老对党的十一届全会以来的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对家乡的变化，对知识分子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好象听到一位老知识分子，老骥伏枥，壮心跳动的声音！

好象是1985年夏秋之季，区政协组织两次活动，一次是参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一是游览蓟县和盘山，祜老当时虽是七十多的老人，但身体顽健，童心不减。记得在少年活动中心忽

然大雨滂沱，祜老仍旧同大家一起兴致勃勃地参观儿童活动景点，观看立体电影。去蓟县，祜老步履矫捷，缘石攀山，不让少年。登上天承寺，我同祜老坐在石桌前品茗休憩，听着松涛的声响和山下的淙淙水声，面对苍翠的群山，祜老不时发出朗朗的笑声。我看得出祜老盎然的兴趣和舒坦的心境。

1988年祜老完成巨著《石头记会真》。我在祜老家里看到过等身的手稿。他和汝昌先生耗费几十年的心血与精力，对《红楼梦》甲、庚、蒙，觉诸版本一一核查，字字必校，寒来暑往，露钞雪纂，执着追求。抱定“扫荡烟尘、斥伪返本”的宗旨，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杆子插到底！连同《鉴真》这样巨大的工程竟出自干瘦老头之手，这是何等的胆魂和毅力啊！

祜老的旧居，颓圮潮湿、祜老早有改进旧居的宿愿。但祜老及儿孙辈，一向循规蹈矩，不善施工之道，由政协出面，又幸赖有关方面的援手，终于在1992年底峻工。祜老抱定在新屋过年的打算，在春节前迁入新居。当我们前去温居时祜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孰料未及半载，竟溘然仙去呢！

半生坎坷，晚年辉煌。

祜老，安息吧！

学者·师长·忘年交

——悼念周祜昌先生

孙树芳

人的记忆是这样的奇特，有些事，有些情景，在刚刚离开时，并未着意过，但不知为什么，听说祜昌先生与世长辞的噩耗后，我心上的伤口被蜇得万分难受，那些往事和情景就镂刻在那里，再也不能泯灭了。

啊！祜昌先生，我深责我自己，为什么在您生前，您给我的是那样的丰厚，而我给您的却是那样的菲薄。现在，当您走远了，永别了，我真希望剖开肺腑心肝呈现在您的面前。是什么力量，像吸铁的磁力那样，使我恨不得扑倒在您的遗像前，向您倾述衷肠？啊，莫不是您我都经过那场“浩劫”的烈火，烧去纷繁的杂念，痛苦使我和您贴近，甚至和您同在，同在书山墨海里拼搏，同在文史原野上耕耘，同在密麻麻的“格子”上艰难地爬行。

由于您的情，您的爱，您的心和我们息息相通，越经困苦艰险，越是深刻地感受到您的为人，您的私德，您的学识，像是伴着我踽踽而行的一轮皓月，照着我走过人生道路上的坎坷。

至于我和祜昌先生您的交往——从60年代初期，至今也有30余年了。我一向对于世上那些写过几篇文章，就摆出一副

"学者"面孔的所谓"学者"，是很"害怕"的，但祜昌先生您并不在其内。就我直接从您那里所得的印象来说，我认为您是个坦率、耿直、热心的人，不苟且，不摆架子，自然也不像个"学者"，但您却是我心目中的真正学有所长的"学者"，是一位真正的"下可陪卑田小儿，上可陪玉皇大帝"的"学者"。

我和祜昌先生您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大概是1963年，是我才从辛庄中学调到咸水沽来的那年夏天。地点是在咸水沽卫生院的中医诊室里，那天没什么病人，我和王伯新先生（我区著名老中医）正在畅谈时，祜昌先生您前来就医，伯新先生给您切脉、开方后，把我介绍给您。这一次您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您的神情、打扮、风采，直至今日——并且也将永远丝毫不动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您当时穿着蓝斜纹布的制服裤，白短袖衬衫，领口敞着，脚穿一双圆口黑布鞋，瘦弱而匀称的身材，被暑气蒸红的脸庞，头戴一顶麦秸编织的草帽，手中拿一把黑折扇。总而言之，您无处不随便，无处不潇洒——这就是我们津南地区的著名学者的平凡形象。

看得出，这潇洒不是指自命为博学之士的潇洒，乃是指一切不拘细节的人而言。几次交往之后，祜昌先生您曾邀我有时间到家里去玩。我含含糊糊地答应下来，可始终没能登门。隔了些日子，便有人转告我：祜昌先生说你骄傲。那时，说我骄傲的不止一个人，对于他们我总十分反感，然而祜昌先生您不在内；对于那些自认为应该登门拜访的"津沽学者"我也许是骄傲的，然而祜昌先生您绝对不在其内。我自认了解您的为人，我爱您这位可敬的学者——我爱您的不摆架子，我爱您的耿直不阿，我爱您的不肯出风头，以及您的自重，您的对于那些自认为别人应该登门拜访的"学者"的骄傲。尽管如此，可是我

仍然没有去拜访您。理由很简单：我不会恭维，不会敷衍，跟只见过数面的人，有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况且，在当时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气候下，又能说些什么不犯忌的话呢？那么，与其相对枯坐，终无一言，还是不去的好。我想，终究有一天您老人家会明白我的苦衷的。

“十年浩劫”之后，祜昌先生您我之间的交往频繁起来。这时，您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不只是一位可敬的“学者”，而且已经成了我在写作道路上，不可缺少的师长了。

记得，我在编写《古今异义词词典》的过程中，向您老人家登门求教的次数少说也有十余次，有时一天甚至两次。那一天因一个词的注音拿不准，上午我去请教您，您很快地给我讲解了这个词的三个读音以及它们的用法。回家后，下午当我给这三个读音填充例句时，有一个读音怎么也找不到恰当的例句，又急急忙忙跑去您的府上。这时，我真怕打扰了您老人家的午睡。走进院子后，静悄悄的，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想可能真的午睡了。可是，隔窗一望，炕上摆满了各种纸质发黄的线装书和一张张的卡片。我知道，您正在进行关于《红楼梦》版本学的研究。这是一项多么繁琐、深奥、艰难的研究工作呀！如今在大学中文系和文研单位，都很少有人从事这项研究工作了，因为它费时、费力、又难以在短期内奏效，而周氏兄弟却终生选择了这项艰苦的研究课题，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进门后，您马上要重叠炕上的书籍，以便给我让出一席之地来，而我知道这些书是动不得的，谁又知道哪一页是正在发挥作用的呢？我连忙从外屋自己搬了一把椅子坐下来，为了不占用您过多的时间，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您思索一阵之后，说出一个句子，我如获至宝地记下来，递给您老人家审阅。您看了一会儿，怀疑与原文有出入，又翻箱倒柜地找原著。这一找不要

紧，等我把句子与找来的原著校对后，天已经黑下来了。我的心情这时非常复杂，既高兴又懊悔：高兴的是这半天获益匪浅，懊悔的是让您白白浪费了半天时间。回想起来，在我学生时代，所经历的授业师长中，又有几位能像您这样不厌其烦，诲人不倦的呢？

在我编写《中国现代编辑学辞典》时，祜昌先生您在各方面也给了我作为师长的指教。在这部辞典里，“编辑界人物”这部分，有关于汝昌先生的内容，我通过查阅一些资料，综合成下列词条：

周汝昌(1918年－　　) 笔名念述、玉言、师言、茶客等。天津咸水沽镇人。《红楼梦》研究专家。天津南开中学毕业，以后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转中文系研究院深造。曾任华西大学外文系教授、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54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著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小传》、《献芹集》等。文化大革命后，任文学研究院顾问。

当我请祜昌先生您审查这一辞条时，您老人家指出：汝昌先生是在南开中学肄业，而不是毕业；以后考入的是燕京大学西语系，而不是中文系；在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的职称都是讲师，而不是教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的是编辑，而不是编审。接着，您还用商量的口吻，对我说：“在著作中，是不是还可以加上近年来汝昌所编写的《红楼梦与中华文化》、《范大成诗集》和《书法艺术》？”根据您的意见，我对词条认真进行了修改。出版社打出小样后，我又拿着它到北京去找汝昌先生征求意见。他老人家审后，认为基本上与事实相符，并提出了改动之处；文化大革命后，担任的是艺术研究院顾问，而不是文学研究院顾问。您二位老人家，这不是一般的对稿件的审

阅，而是师长对学生的身体力行的教诲，在用实事求是，一丝不苟，严谨认真的文风影响着我，使我在写作中，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和倦怠。

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对文史工作的重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频繁，我与祜昌先生您的关系，由对学者的崇拜，对师长的敬重，发展成能互相推心置腹的老朋友。当我登门拜访您时，您曾指着书架如数家珍似的告诉我，“浩劫”时期被抄走的图书，至今下落不明；您曾指着屋顶上断裂的边檩告诉我，居住一生的老屋，现在急待翻盖；您曾指着《红楼梦》鉴真本厚厚的文稿告诉我，您和汝昌先生所从事的事业，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完成；您曾指着政协委员证书告诉我，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伟大，决心做好政协交给的各项任务……

有一次，我要到北京去拜访汝昌先生，行前询问您老人家，有没有事情需要我效劳。那时，您老人家刚刚病愈，从大港出院回家不久，我发现您的体力和精神都已经不如先前了。当我告辞时，您老人家还要送我，在我“请留步”的谦恭声中，仍送我到大门口，当我执弟子礼出门时，发现您老人家走路双腿有些颤抖。我的心马上涌起一股酸楚的感觉，急忙又把您搀扶到炕上，让您倒下，说道：“您老人家太客气了，我是您的晚辈、学生呀！”您老人家却说：“不不，树芳，咱们是忘年交，无话不谈的忘年交……”

这声音至今仍清晰地萦绕在我的耳际，震撼着我的心灵，这是润透我心灵的爱，这是您对我们真诚友谊的升华。祜昌先生，您与同道相交，无论年齿长幼，工力深浅，学识高低，均诚心以文史相切磋，以情感相交流。

啊！祜昌先生，您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可敬的师长，肯与知已铭诸肺腑的忘年交，您勤奋治学，生无所息，死而后已。

啊！学者的情，永存；师长的爱，永在；忘年交的心，永生！

念念不已，为之诔曰：

鸣呼！天地茫茫，
哲人不永。
身处津沽，
寓以赤诚。
以耿以直，
坎坷别离！
终结善果，
云胡不宜？

1993月11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hina